



平岡武夫◎主編

●唐代研究指南●

2

唐代的行政地理

●平岡武夫 市原亨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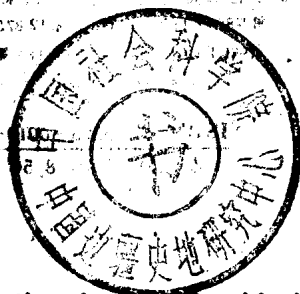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研究指南 第二

唐代的行政地理

平岡武夫

市原亨吉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徐小雙

裝幀設計 何 鳴

版面設計 富 強

唐代研究指南 第二

唐代的行政地理

平岡武夫 市原亨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紅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2.875 插頁4頁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100

ISBN 7-5325-0010-5

Z·80 定價: 18.50元

中 譯 本 出 版 說 明

這套《唐代研究指南》，是繼哈佛燕京學社編製的一系列中國文獻索引以後出現的一套綜合性中國斷代文獻索引。它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平岡武夫先生主持編製，包括下列十二種：

- | | |
|------------------|----------------|
| 一，《唐代的曆》 | 平岡武夫編 |
| 二，《唐代的行政地理》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三，《唐代的散文作家》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四，《唐代的詩人》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五，《唐代的長安和洛陽·索引篇》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六，《唐代的長安和洛陽·資料篇》 | 平岡武夫編 |
| 七，《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地圖篇》 | 平岡武夫編 |
| 八，《李白歌詩索引》 | 花房英樹編 |
| 九，《李白的作品》 | 平岡武夫編 |
| 十，《唐代的散文作品》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 十一，《唐代的詩篇》(I II)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這十二種“指南”，有原始文獻（《唐代的長安和洛陽·資料篇》、《李白的作品》等），也有各種地圖（《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地圖篇》等），主要的則是索引表格，從組成歷史三要素的時間、地點、人物着眼，將現存有關的主要唐代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排比。

資料整套《指南》網羅宏富，體制構築縝密，取材態度嚴謹，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這套《指南》的編輯和問世過程，貝塚茂樹先生、平岡武夫先生等寫的《前言》、《再版前言》及各書的《序說》等都已作了具體的說明。它是在日本學術界的協助，在國際漢學界的支持下，由

平岡先生等歷經二十年時間艱苦工作的產物。此書先曾油印，後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同朋舍等排印出版，一再重版，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重視。

為了使我國的唐代文化及其他有關研究能利用這一套《指南》，現徵得平岡先生同意，全部影印出版(其中《序說》等譯成中文)，對原書僅作了如下一些更動：

1, 原書英譯序言等刪去。

2, 原書所附“威妥瑪”式讀音檢字表，因在我國內已不通行，故刪去。

此外，還作了其他一些適合中國讀者的必要的技術性處理。

這部影印本根據的底本是七十年代出版的同朋舍本。在與平岡先生的聯係過程中，得到了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教授和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李慶先生的幫助，《序說》的中譯也由李慶先生承擔，在此表示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1月30日

再 版 前 言

時間、場所、人物，這三根支柱構成了歷史。我關心唐代時，就想過：如果有使這些支柱明確的書，對於研究將是何等便利呵！比如曆，在唐代八改其曆，每次都改變了基本常數和計算方法。因此，唐代的曆，就必須根據不同的曆法來計算各個時期的曆日。而唐代的曆僅這樣計算，尚未完成，還要加上因日蝕和冬至等關係加上的人為因素。這些，必須從文獻上來明確。

說到場所，如網羅所有在唐代存在過的府、州、郡、縣之名，分別表示出主要地理書記述之處，在研究過程中，可以使所求的地域如握掌中，不是太方便了嗎？無論改廢、離合之蹟，還是等級都可以容易尋出。因為長安和洛陽，是唐代歷史的中心舞台，所以必須特別地編集詳細的資料、索引、地圖。

唐代文化的承擔者作詩綴文。唐代有名的人，與詩文無緣者是沒有的吧！詩的作者、文的作者是誰呢？這些人的作品何在呢？在何處可以見到呢？在探求這些問題時，如能連這些作品篇目中出現的人物都可檢索，恐怕就把唐代文化的承擔者都包籠在內了吧！

這些是大家都必須考慮的事。我因深感其必要性之故，特提出要求，從事這些書的製作工作。而且，期待着同樣的研究，在漢代、三國六朝，以及宋、元、明、清各個有關時期，由有關的研究者來進行。這個期待至今尚未實現而持續着。

此外，為了閱讀唐代的文學作品，我們期望翻檢好的版本和語彙索引。宋版《李太白文集》的影印和花房博士所作的該書索引，是滿足這種迫切期望的開拓性業績。這方面的語彙索引，有幸依次被製作出來。

這一系列的《唐代研究指南》，現在再次應研究者的需要得到發揮作用的機會，甚為欣喜。《文選索引》對於唐代文學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這套叢書的自豪，但因為已經另外印行了，所以這次根據出版社的意見除去。

平岡武夫

序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其前身東方文化研究所創立之始，就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的基礎研究作為使命之一。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推進着這一方針。特別是以哲學文學研究室為中心的經書文字的校訂和定本的完成，一步步地發展到出版《尚書正義》的定本和日譯本。戰後，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此研究所以平岡助教授為主導，進一步對廣泛的古籍加以校注和研究，重點則指向了作為唐代散文總集的《全唐文》。在進入這文學的或思想史的研究以前，首先從各個作者的傳記開始。為了明確時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深感對唐代的普遍性知識有加以整理的必要。因而起意編纂有關混亂的唐代長曆，複雜的地方行政區劃沿革，首都長安，洛陽的詳細的歷史地理等的索引，並已將十卷以上的索引稿本以油印的形式提供給同行參考。由於最初就準備將來在補正的基礎上再付諸正規印刷而廣布學術界，故印刷部數極少，早已絕版，以不能滿足海內外同行的請求為憾。去年到本所來訪並視察實情的哈佛大學燕京學院院長Serge Elisseeff教授回國以後，從該院財團申請到了為此書出版而贈送的補助金。使得苦於出版費用的我們不勝感激，決意對此稿本加以縝密的補訂，依次出版。在此，謹對教授以及學院財團的董事們所給予的厚意表示深切的感謝。

昭和29年3月4日（1954年3月4日）

貝塚茂樹

《唐代的行政地理》序說

歷史是在一定地域場所上展開的。不知道唐代的地理，要探求唐代的歷史是不可能的。

對於唐代行政地理的關注，隨着對唐代文化偉大性的關注而增大。但是，詳述這種關注尚在此外。唐代的人們，在當時接受了古代的歷史地理，留下了衆多寶貴的著述。近代的人們，源於唐代的成果，造就了他們的文化，發展了學問。無論對於閱讀經典或《史記》、《漢書》，還是對於了解宋、元、明的歷史，都必須要提高對唐代行政地理的關注。

作為了解公元618年到907年唐代行政地理的資料，我們選擇了《六典》(739年)、《通典》(803年)、《貞元十道錄》(802年)、《元和郡縣志》(813年)、《舊唐書》(945年)、《唐會要》(961年)、《太平寰宇記》(980年左右)、《新唐書》(1060年)這八種典籍。()內，表示這些典籍的寫作年代。前面四種是唐代人的著作，後面四種是和唐代極為接近時代的作品。我們可以說是得資料之惠了。尤其《貞元十道錄》有唐鈔本的殘篇，《六典》、《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全部或大部可見到宋刊本，《舊唐書·地理志》也有一卷宋刊本殘存，《唐會要》則有系統珍貴的明鈔本。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雖說這些書的所有方面，學術界在現階段還尚未能完全消化，但是，完全消化的時期正在到來。對在材料不充分的情況下，付出辛勞的前人的成果加以補訂，這就是我們當前的課題。

既羅列這些資料所記載的全部唐代府州郡縣名，又有從敘述沿革中可以見到的內容，將所有這些製成可檢索的形式，這就是我們的這部書。這些資料，寫作年代迥異，記述對象的時期也各不相同。通過窮盡這些資料，我們就可以窮盡唐代府州郡縣的設

置、廢止、分割、合併、改名等情況。同名異地，異名同地的現象，也可一見而知。通過這樣的準備，有關唐代府州郡縣的考證，也就可以取得決定性的進步和成果了。

除了上述八種資料以外，我們還參考了清代李兆洛的《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和楊守敬的《唐地理志圖》。通過前者，得到了使唐代的地理與其以前及以後時代地理相聯繫的便利和以清代地理為媒介了解其地點的便利。通過看楊氏的地圖，這後面一種便利就變得更為顯然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是為學者所重視的書。我們在研究李兆洛之書的過程中，得知李氏之書乃是《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重要材料。就現在作為課題的唐代地理而言，李氏之誤和李氏所未載的內容，其大部分，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也照樣如故。我們的這部《唐代的行政地理》，有關唐代府州郡縣的情況，也就成了對《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補訂。這是在工作開始時完全未預料到的副產品。

一、資料和版本

1. 《六典》 採用卷三戶部的記述。其中記載了十道之名、區域、所屬州名、名山大川和貢賦。敘述的形式如《禹貢》。在注文中，雖時而也出現縣名，但如果從我們面臨的了解府州郡縣在唐代沿革的目的來說，《六典》的記述是極為簡單的。

《六典》三十卷，係開元十年(722年)到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間，玄宗編集，宰相李林甫等加注而成。就《六典》的全部而言，開元十四年(726年)以前的情況記載較好，這以後的情況較為疏略。這種情況對戶部所記的地理，也完全適用。而開元二十七年以後的情況，完全沒有記載，下限是清楚的。在上述的八種資料中，它是年代最早的。實際上，這正是《六典》對我們工作所具有的價值。比如，河南道的豫州、江南道的括州、嶺南道的龐州和武州等古

名，就在這《六典》中出現。這些名字在以後或變名、或廢止，在其他的資料中都沒有列出。當然，也不是沒有不完備之處。比如，既出現豫州，又出現蔡州，是為重複；江南道的節州，殆系誤字。還有，應當記載的蘄州、勤州、宥州、匡州、長州等則未見其名。這些情況，是必須注意的。

版本 採用享保九年(1724年)近衛家熙刊印的。近衛本的版本現在尚存。也有昭和十年(1935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影印的縮印本。該版本以明正德刊本為底本，除了參考嘉靖刊本以外，還參照多種有關資料，加以縝密考訂。《六典》的南宋刊本，現殘存十五卷。這裏需要的第三卷，也在其中。雖缺第十一、十五、二十三等三頁，但大部尚存。我們利用其照片加以校勘，這是不言而喻的。此宋刊本似可影印普及。玉井是博氏有《南宋刊本大唐六典校勘記》這樣傑出的勞作，我對他謹表示感謝和敬意。

2,《通典》 全書二百卷中，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的十四卷，是州郡門。其構成，首二卷為序目，卷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為雍州；卷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為梁州；卷一百七十七為豫州，卷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為冀州，卷一百八十為兗、青、徐三州；卷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為揚州；卷一百八十三為荊州；卷一百八十四為南越。

敘述之始，立以郡名，記載接鄰八方之郡的距離，到西京以及東京的距離，戶數和口數。下面立州名，述其沿革；其後記載領縣之名，分別記其沿革，時而兼及山川。《通典》中，地域的大區劃，也仍限於《禹貢》的形式。但是，與《六典》相比，它有了相當的進步，是帶着根據作者當時情況的意圖來寫作的。地理書籍的重點，是記載區域、沿革、要害、風土的要點，此書在州郡門的序文中，則敘述了與行政有關的事。

作者杜佑，是生活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到元和七年(812年)間的人。編集這部《通典》，花了三十年以上的時間，貞元十九年(803年)上達朝廷。據李翰序云，《通典》的內容及於天寶末年。

《通典》列出的郡名，確是天寶年間的事實。但是，州縣的記述，多是天寶初年(742年)之事。當然也不是沒有一些例外。比如，桐城縣出現桐城之名，是至德二年(757年)以後的事；將龍巖縣屬漳州，是大曆十二年(777年)以後的事；整理也有不完全之處。青陽縣開始屬宣州，永泰二年(766年)以後屬池州。《通典》中，它在宣州和池州兩見。永寧縣，天寶元年改名建水。然而，《通典》中，永寧和建水兩出。績溪、鎮南兩縣未載，當係脫漏吧！播州的領縣播川、雅州的漢源和黎州的漢源(局刊本誤為“洪源”)也有疑問之處。但就整體而言，《通典》以天寶初年為基準，而且是比較好地遵守了這一點的吧！

版本 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書局刊本。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一字。這是最普及的版本。但是，想要認真地讀《通典》，祇依賴局刻本是不行的。《通典》的宋刊本現存圖書館和天理圖書館。我們研究了它的所有明刊本。局刻本卷一百八十三第二十四頁的正面第六行和第七行之間，脫去宋刊本十二行，明刊本二十行文字。我們現在的工作雖然不是以逐個校勘文字為目的，但是，疏忽這樣多的脫文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我們以宋刊本直補。這在本書的一百四十頁可見。因宋刊本尚未影印（注1），《校勘記》也未發表，故將含此十二行的一頁在此載出。

3，這裏用的《貞元十道錄》是西城出土的鈔本殘篇。其中記有姚、協、曲、悉、柘、靜、保、霸、維、真、恭、翼十二州，其郡名、其領管的縣名、土貢、從州到兩京的里程以及從縣到州的里程。與《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載相比，協州和曲州，除了它們曾變成羈縻州之外，還都是屬於劍南道的州。

這殘篇中，既無標題也無作者之名。殘篇的第一行中，有“當悉柘靜真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之文字。這十州的廢止，是廣德元年(763年)以後的事。還有，在此時期，協州歸入唐的統制之下，是貞元九年(793年)以後的事。其次，在這裏被作為廢州的當州、悉州、真州、翼州等，在《元和郡縣志》中，記有納貢之物。因此，

這記錄是元和以前的作品。如果上限和下限這樣確定得了的話，這記錄的寫作，當在貞元年間便可決定了。賈耽的《貞元十道錄》四卷，正好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在權德輿的序中，記有貞元十八年四月某日。將此殘篇視為該書的一部分，當是妥當的吧！《太平寰宇記》絳和縣條中記有“此邑見《貞元十道錄》”的那個絳和縣，確在這殘篇中記載着，也是一個證明。

根據這些資料，羅振玉認為這殘篇是賈耽的《貞元十道錄》。這裏所記的地理，大致是公元800年左右時的情況。但是，此鈔本也不免有不完備之處。姚州中有長城和瀘南兩縣等，就是其一例。長城在天寶初年改名瀘南，並非兩縣。文字也多有誤。但是，有可與新、舊《唐書》，《元和志》，《通典》，《太平寰宇記》等相互補正之處，其價值決然不小。

版本 用羅氏影印的《鳴沙石室佚書》本。王謨編集的《漢唐地理書鈔》現未涉及。

4.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 這是唐代李吉甫的著作。原來正如“圖志”之名所示，在篇首載有四十七鎮的地圖。但其圖在宋代已經亡佚。現祇存“志”三十四卷。其構成情況如下（頁數據《岱南閣叢書》本，a、b表示正反面）：

道 名	管 轄	卷	葉	卷	葉
關內道	京兆府·華州·同州	1,	1a ~	2,	12a
	鳳翔節度使	2,	12a ~	2,	17b
	涇原節度使	3,	1a ~	3,	5a
	邠寧節度使	3,	5a ~	3,	12b
	鄜坊節度使	3,	12b ~	3,	19b
關內道	靈武節度使	4,	1a ~	4,	7a
	夏綏銀節度使	4,	7a ~	4,	13b
	振武節度使	4,	13b ~	4,	16b
	豐州都防禦使	4,	16b ~	4,	21a
河南道	河 南 府	5,	1a ~	5,	15a

河東道	陝 虢 觀 察 使	6, 1a ~ 6, 12a
	汴 宋 節 度 使	7, 1a ~ 7, 13a
	鄭 滑 節 度 使	8, 1a ~ 8, 8b
	陳 許 節 度 使	8, 8b ~ 8, 14b
	徐 泗 節 度 使	9, 1a ~ 9, 11b
	蔡 州 節 度 使	9, 11b ~ 9, 19b
	淄 青 節 度 使	10, 1a ~ 11, 18a
	河 中 節 度 使	12, 1a ~ 12, 20b
	河 東 節 度 使	13, 1a ~ 14, 13a
	澤 潞 節 度 使	15, 1a ~ 15, 15a
河北道	河 陽 三 城 懷 州 節 度 使	16, 1a ~ 16, 4a
	魏 博 節 度 使	16, 4a ~ 16, 20a
	恒 冀 節 度 使	17, 1a ~ 17, 17b
	易 定 節 度 使	18, 1a ~ 18, 7b
	滄 景 節 度 使	18, 7b ~ 18, 9b
		10葉以下及卷19缺
山南道	卷20缺	
	襄 陽 節 度 使	21, 1a ~ 21, 16b
	山南西道節度使	22, 1a ~ 23,
		山南道的卷23和淮南道的卷24缺
江南道	浙 西 觀 察 使	25, 1a ~ 25, 15b
江南道	浙 東 觀 察 使	26, 1a ~ 26, 10b
	鄂 岳 觀 察 使	27, 1a ~ 27, 14a
	江 南 西 道 觀 察 使	28, 1a ~ 28, 9b
	宣 歙 觀 察 使	28, 9b ~ 28, 16b
	湖 南 觀 察 使	29, 1a ~ 29, 11a
	福 建 觀 察 使	29, 11a ~ 29, 17a
	黔 州 觀 察 使	30, 1a ~ 30, 15a
	劍南道 西 川 節 度 使	31, 1a ~ 32, 18b

	東川節度使	33, 1a ~ 33, 21a
嶺南道	嶺南節度使	34, 1a ~ 35,
		卷35及卷36缺
	桂管經略使	37, 1a ~ 37, 13a
	邕管經略使	38, 1a ~ 38, 8b
	安南都護府	38, 8b ~ 38, 16a
隴右道		39, 1a ~ 40, 13b

李吉甫是把這本書作為行政地理書來編纂的。他為此書寫的文章中說，漢高祖勝秦之際，諸將爭奔財寶之庫，惟蕭何確保圖書，得知天下山川要害及戶口實情。現在，他在該書的天德軍、新宥州、涪州等條中，記載了他對行政地理的自身的經綸。

他的用意，在書的記述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來。記載了府或州；其下，記述郡名、等級、開元和元和的戶數以及鄉數；改行，概論該府或州的沿革；其後，示該府或州境域的東西以及南北里數，到八方接鄰府州的距離，並記開元和元和的貢賦；然後，舉其領縣，分別述其沿革，山川及其他情況。

這種敘述情況，與《通典》相類似，然而比它有更大的自由，是有獨創的見解的。《六典》和《通典》都不是專門的行政地理書。《元和志》作為這種類型的地理書，是一本劃時代的作品。作為宰相對於行政地理的特別關心和纂成了《十道圖》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刪水經》十卷的那些地理學知識，造就了《元和志》。《元和志》是他最後的著述。圖的亡佚令人惋惜。唐代類似書籍全都亡佚，而祇有此書僅存，決非祇是命運的偶然。清朝沈垚曾有《元和郡縣志補圖》的嘗試，制作了河西、北庭兩節度使之圖（《落帆樓文集》卷13）。

《元和志》在元和八年(813年)上送朝廷。此書中所記天德軍舊城之事，發生在元和八年，在新宥州條中，載有元和九年五月的事。而元和九年十月，李吉甫死去。此書內容的下限是明確的。但是，是否就明確地據元和八年、九年當時的情況記述，似也未必。

無視天寶、至德、大曆、永貞時變更後的管轄和地名，也就是元和時的地名，却記載了變更前的情況，有二十餘處。比如，鹽溪縣，《通典》、《舊唐書》、《新唐書》中俱未列出。該縣設於貞觀三年（注2），永徽元年（650年）被定廉縣收并，此後，未有此名。祇有《元和郡縣志》，不知為何出現了這古老的名稱，難以理解。而此書類似的例外，尚且不少。此書的價值，因下限明確，當受推重。

推重《元和志》的人，曾努力彌補現在版本的缺卷和缺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周夢棠、光緒七年（1881年）繆荃孫，都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績。我們把前者稱“逸文”，後者稱“繆”，予以收錄。比如七十六頁中就有這樣的例子。這些逸文由於是極其片斷的文字，採用時必須慎重。周氏也好，繆氏也好，關內道中所見的商州和商洛縣，當是在山南道的吧！我們從記載唐代行政地理的立場出發，雖說開始採取了批判性的態度，但結果，為了以後的方便，除梁縣以外，全都予以補記了。

此外，在目錄中存名，而缺其本文者，則以“有目缺文”的形式附記。比如二十九頁的汝陽縣等，便是其例。

版本 用《岱南閣叢書》本。這個版本是孫星衍等在嘉慶元年（1796年）刊行的。是一個根據孔維涵、周夢棠等所及的資料，補正脫誤，輯集缺卷佚文，制作州縣目錄，頗費苦心之本。以李吉甫的上表文為首，還載有程大昌、洪邁、張子顏等宋代人的跋，頗為有心。

繆氏的《元和郡縣圖志缺卷逸文》三卷，用《雲自在龕叢書》本。

《畿輔叢書》中也收有《元和志》。封面上有“岱南閣本”，岱南閣本所有的內容都收錄。但這個版本和岱南閣本並不一致。比如，岱南閣本卷四十第七和第八頁，頁數的順序雖相聯，但內容明顯有脫文，而該處，《畿輔叢書》本不脫。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就用《畿輔叢書》本直補。比如，在一百零五頁便可看到。還有，《畿輔叢書》本中，每卷後附有張駒賢出色的考證，對本文也加以校訂。這個版本是十分被推重的好版本。但是，《元和郡縣志》還存有很多

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和《畿輔叢書》的編者一樣，都從岱南閣本開始是正確的，所以選用了那個版本。

順便提一下，據盧文弨《補元和郡縣志序》（作於乾隆五十年，《抱經堂文集》卷四收錄），汪士鋐及嚴觀等也都進行了苴補《元和志》缺卷的努力。汪氏的成果，盧氏也未得見。嚴氏的成果，盧氏為之寫了序文。說嚴氏成功地補了河北道中10州39縣，山南道中18州92縣，淮南道中7州32縣，劍南道2州6縣，嶺南道36州146縣。我未見嚴觀之書，但這個數字巨大，反令人懷疑其精確度。繆氏見到了嚴觀的《補志》六卷，但批評說缺乏客觀性。

5. 《舊唐書·地理志》在《舊唐書》二百卷中占有卷三十八到卷四十一凡四卷，其構成情況如下（頁數據百衲本，a、b表示正反面）：

道名	卷	葉	道名	卷	葉
關內道	38,	5a~19b	河南道	38,	19b~37b
河東道	39,	1a~10b	河北道	39,	10b~30b
山南西道	39,	30b~38a	山南東道	39,	38a~46a
淮南道	40,	1a~7a	江南東道	40,	7a~16a
江南西道	40,	16a~30a	隴右道	40,	30a~35a
河西道	40,	35a~41a	劍南道	41,	1a~24a
嶺南道	41,	24a~50b			

這裏既不是十道，也不是十五道，使人感到《舊唐書·地理志》立場的不明確。

《舊唐書·地理志》的敘述形式，是立府或州，分別總括地敘述其沿革，其次並記舊領縣數、戶數、口數；天寶時領縣數、戶數、口數；到長安及洛陽的距離；此後一一記其領縣，分別地記述這些縣的沿革。是所謂正史的地志形式。

《舊唐書》的作者劉昫，生於唐光啓三年（887年），死於五代時晉開運三年（946年）。據《舊五代史》云，此《舊唐書》完成於開運二年六月，在他死前一年。他在《地理志》的序中說：“舉天寶十一載